

(七)

用獨白譜寫人物 ——讀西西的〈碗〉

作者簡介

西西(1938 –)，原名張彥，香港重要作家。生於上海而自 1950 年起定居香港。曾任教師，其後專職創作。她富有童心，曾解釋她的筆名原來是象形文字：「西」是個穿着裙子的女孩子兩腳站在地上的四方格子裏，「西西」便是玩「跳飛機」遊戲的意思。

西西的作品包括詩、小說、散文、讀書札記等。她視野寬廣，更以不斷探索不同的寫作風格而蜚聲華文文學界，成就斐然。重要著作包括《我城》、《春望》、《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手卷》、《耳目書》、《花木欄》、《哀悼乳房》、《飛氈》等，近作有《縫熊志》和《猿猴志》。

析〈碗〉之一：以獨白為形式

小說的結構獨特。全文只有四段，是兩個人的獨白。

四段獨白先後是余美麗的、葉蓁蓁的、余美麗的、葉蓁蓁的。這樣的 A、B、A、B 結構一點都不複雜，它清楚顯示了葉蓁蓁和余美麗兩個人的不同。

「白」，或者「說白」，是指戲劇的台詞。「獨白」便是角色一個人在台上說出自己的台詞。

〈碗〉四段獨白的作用是：

- 帶出重要的道具：碗。

兩人雖然對碗的品味有別，但分別想到要去買碗，而在買碗的路途上相遇。

- 交代兩人從相識到相處，以至日後交往的情節。

她們生命中共有三次遇合：

1. 她們就讀於同一間中學，在星期日還一起踢足球；
2. 約十年前的夏天，余美麗剛出來做事，還未結婚，在街上碰到葉蓁蓁；
3. 這次，余美麗又在街上遇見葉蓁蓁，然後想起要請客須到公司買一套碗具；葉蓁蓁則從動植物公園下來，想起可以買一隻碗，便在街上偶遇久未見面的余美麗。

析〈碗〉之二：具體顯現人物形態

透過三次遇合和四段獨白，兩個人的特點清晰極了。

按照習慣，先從外觀看起。讓我們透過余美麗的眼睛來看葉蓁蓁：

她穿着一條那種許多人都穿的藍色牛仔褲，一件紅紅綠綠小格子的棉布襯衫，……上次看見她的時候，她也是這個樣子，也是一條藍色的牛仔褲、小格子的不外那幾種顏色混在一起的襯衫。

這個葉蓁蓁的衣著實在太普通了，西西連用兩個「也」字、和「不外」一詞，去形容葉的平凡，是街上隨便慣見的女性，不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非你注意她頭頂上那堆亂如稻草的頭髮。

讓我們轉個頭來，從葉蓁蓁的角度去看余美麗的裝扮吧，那一定比葉蓁蓁好看得多了。

噢，沒有！無論怎樣仔細讀葉蓁蓁的兩段獨白，都沒有提到余美麗的衣著和髮飾是怎樣的。

（是西西太疏忽了？——這點且先賣個關子，下面再談這個。）

其次，看這兩個人的中學生活。

中學時代已過了許多年，很多瑣碎的東西都會忘記了。但是，余美麗想起十年前夏天偶遇葉蓁蓁，看見她露出曬得很黑的手臂，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在星期日一起踢足球的往事。現在葉蓁蓁還會不會踢足球呢？至少還有很多戶外活動吧？余美麗就一定不會了。對於足球，今天的她這麼想：

……回到學校去踢足球，也不知道是誰發起的，女孩子為什麼不可以踢足球，就踢了起來。真是。如果今天晚上法蘭素花告訴我她在學校裏踢了足球，我可得想想辦法。不過，法蘭素花一定不會踢足球，她會很乖地學芭蕾舞。

余美麗的語氣清楚地告訴我們，她絕對不會讓足球侵佔她今天的優雅生活（「真是」這詞可圈可點，當年是太不「淑女」了）。也因此，那「很乖」的女兒讓她感到自豪。從她的提示看來，那個「發起」踢足球的同學，說不準還是葉蓁蓁？

讓我們再看這兩個人的職業。

根據余美麗的回憶，葉蓁蓁曾經教過書。女孩子教書的本來就不少（她們讀的中學應該是一家女校吧？），這一點都不奇怪。但是，余美麗怎樣看這些選擇當教師的同學，就有點奇怪了：

葉蓁蓁，我只知道她一直教書，她和班上另外的七個同學，一畢業就考進了師範，回母校領畢業文憑時，林真華還穿了全套師範的校服上台鞠躬呢，頭抬得老高，不過是師範罷了。

即使我們對教師這份工作感到很自豪，但是，在余美麗眼中，這「不過是師範罷了」。因此，儘管四段獨白都沒有寫余美麗的具體職業，它比教師「高級」，是當然的。

透過以上三個角度，這兩個人物的形態，已經栩栩如生。

析〈碗〉之三：深入挖掘人物內心

「文學」其實是「人學」，它主要在於寫人。這是老生常談了。

〈碗〉的篇幅很短，又要分別寫兩個人，那麼，寫人的什麼呢？

西西的選擇是寫人的「生活態度」。

這不是太大的課題嗎？一定要尋找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西西就是順着上文的「職業」，而從葉蓁蓁「沒有教書」這個小節切入。

葉蓁蓁「竟然」沒有教書！消息來自她那間小學的校長，當然千真萬確。「她也沒有再做別的工作」，那可是個大問題啊！

怎可以這樣呢？余美麗想起中學同學各有出路，不是位居要職，便是移民到外國去了。然而，受過專業訓練的葉蓁蓁竟不在社會上做事，這是違反現代婦女的生活常規的。沒有較高的經濟能力，人怎能生活得有安全感？因此，這個葉蓁蓁，「是辜負了社會的培養以及消費納稅人的金錢的」，「是神志不健全的」，「是懶惰的，是逃避責任的，是不愛社會、不愛人類、不合作、不合群的，是自私的。」

余美麗派給葉蓁蓁的罪名可大了！

讓我們看余美麗的生活吧。

除了有個安穩的家庭，有個學芭蕾舞也學琴的乖女兒外，她當然有一份高薪的職業，所以，她生活得很有安全感。她因此可以經常出席宴會，甚至在雅致的家裏請客。她要去買的其實不是普通的碗，而是一套「綠釉粉彩芙蝶的餐具」，就是為下星期請客用的。宴會中可好了，余美麗可以和大夥人無所不談，插花、鑽石、地產、股票，以至婦解、社會責任、經濟形勢……。

很明顯，她滿足於這樣的生活。

但是，葉蓁蓁也滿足於她的生活呢！

這個葉蓁蓁現在大概不踢足球了。沒有工作的她常常逛動植物公園，看花，看樹，看動物，有時還消磨上一整天。她也喜歡養金魚、種植和看書。她讀了不少的書，這令她增長了許多有關動植物的知識，並且可以與生活互相印證……

因此，她懂得：玫瑰，原來有一連串奇異的名字；鸚鵡原來可以倒轉身體來喝水；有斑點的「漂馬」原來不是豹，是美洲虎，而且，牠竟還有一張國字臉；掉下來的一片樹葉，原來叫做七星楓……。

她享受這些，不單是享受擁有這些「知識」，更是享受「生活」在這樣豐富的世界之中。

析〈碗〉之四：生活態度的對比

歸根究柢，〈碗〉不單寫「生活態度」，更是寫這兩種「生活態度」的對比。

余美麗和葉蓁蓁，兩個人都滿足於現在的生活。其間有什麼不同？

余美麗的「滿足」，是建築在「比較」之上的。她仔細留意這個同學怎樣那個同學怎樣，這除了讓她在聚會時有話題外，會不會也讓她因此感到自己比較優越，感到安慰？這個着意和人家比較，甚至包括比較衣飾裝扮的習慣，使她會記得十年前葉蓁蓁穿什麼衣服。

葉蓁蓁卻恰恰相反，她的滿足在於「率性」而為，從不想到要去比較。最後的

一段獨白是這樣結束的：

……（七星楓）使我抬起頭來，向高處看，向遠處看。我仰望
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

葉蓁蓁醉心的，是簡單、高遠但實在的天地。她緩慢而仔細地看生活，眼界擴闊了，公園似乎更寬廣了。在高遠的天空下，眾生都是平等的。她以好奇而謙卑的態度去和玫瑰、鸚鵡、美洲虎等交朋友。她不習慣去比較。

因此，中學時候，她會率性而為地去踢足球。現在，她「想起」「可以」去買一隻碗，而且，「隨便」一隻粗碗就行。她買碗，因為她把原來盛飯的碗扔掉了。她為什麼把一隻好好的碗扔掉？因為那隻碗裏浮過一條死金魚，因為她曾經「一時間」找不到什麼就把金魚放在飯碗裏養，因為她雖不懂養金魚卻「不知如何」忽然從一個小地攤買了一條金魚……。都是她的「率性」而為帶來的結果，這不一定是好事，然而，她卻安於這樣。

她的「沒有再做別的工作」，多半也是這樣「率性」的決定吧？

率性，所以對物質生活無欲無求。她享受現有生活中的一切。她享受暖暖的陽光照在背上，享受看公園內的動植物，享受看很多的書，享受看天空上的雲。她因此有這個感覺：

我想我是快樂的。

析〈碗〉之五：西西對「生活態度」的態度

老舍在〈人、物、語言〉一文這麼說：「學習語言須連人帶話一齊來、連東西帶話一齊來。……」這篇小說直接寫語言，讓語言去表現人物。實在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尤其是，這「語言」不是其他，而是「獨白」。

原來，獨白不單是戲劇的利器，也是小說的利器。藉着它，可以把人物寫得如此生動。

有趣的是，作為小說作者的西西，她把兩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刻劃得活靈活現之餘，怎樣去顯示她自己的態度呢？

她應該是更愛葉蓁蓁的，從她把最後的獨白留給葉蓁蓁，以「抬起頭來，向高處看……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這樣滿孕詩意的句子結束全文，可以明顯見到了。

但是西西並沒有過分批評余美麗。小說對余美麗最嚴厲的筆調，或許是寫她怎樣「過分地」批評葉蓁蓁。而其他的，就讓兩個具體的人如實地「生活」着。陽光沒有選擇地灑遍任何人，陽光也「延續地照在草地上，上午和下午之間並沒有分界」。各人頭上一片天。每個人的生活取向怎樣，怎樣看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不由得他人評價，端看自己的選擇。

同樣的，人生的離離合合本也平常不過，余美麗和葉蓁蓁分別後，她們的生活也會遠走愈遠，西西在這裏沒有刻意褒貶。

不刻意，也許是最上乘的境界。

為什麼葉蓁蓁的兩段獨白都沒有提到余美麗的衣著和髮飾呢？大概不必再說了吧？

延伸閱讀

西西《縫熊志》，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9年9月出版。

西西《猿猴志》，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11年8月出版。

教學建議

這篇小說既以「對比」為寫作原則，教師不妨引導學生為余美麗和葉蓁蓁兩個人製作表格，比較兩人的不同。教師可以先列出余美麗的特點，學生完成其餘部分：

表一：買碗

余美麗	葉蓁蓁
必須買碗。	
到公司去買。	
一套綠釉粉彩芙蓉餐具。	
已有蘭花草米通青瓷一套。	
不小心打碎其中一隻湯碗。	
用來請客。	
用舊了或不能成套，就不能再用。	
要配回一套，可總不成。	
文章一開始就說出兩人的相遇。	
遇見葉後還有時間就打算去買碗。	

表二：人生觀

余美麗	葉蓁蓁

先讓學生作這樣的比較，對作品有了較全面的理解，然後才慢慢地依前面的五個環節層層深入地賞析，讓他們在賞析過程中有較多主動參與的機會。

在賞析前後，都可以安排兩位（或四位）學生分飾余、葉兩人，帶着角色的感情去唸獨白，讓課室成為兩人遇見的街頭，變成陽光下的動植物公園。

碗

西西

我在街上遇見葉蓁蓁，她穿着一條那種許多人都穿的藍色牛仔褲，一件紅紅綠綠小格子的棉布襯衫，頭髮亂蓬蓬地，好像一堆稻草。上次看見她的時候，她也是這個樣子，也是一條藍色的牛仔褲、小格子的不外那幾種顏色混在一起的襯衫。不過，那一次是夏天，天氣很熱，她的襯衫是短袖子，露出曬得很黑的手臂。上次碰見葉蓁蓁，是許多年前的事了吧，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剛出來做事不久，她說她在教書。現在，我女兒法蘭素花也已經七歲。算起來，我和葉蓁蓁怕有十年左右沒有見面了。以前一起在學校裏讀書，每天見面，連星期日還一羣人回到學校去踢足球，也不知是誰發起的，女孩子為什麼不可以踢足球，就踢了起來。真是。如果今天晚上法蘭素花告訴我她在學校裏踢了足球，我可得想想辦法。不過，法蘭素花一定不會踢足球，她會很乖地學芭蕾舞。待會兒，我得到她芭蕾舞老師那裏去接她，然後送她上楊姑娘那裏去覆琴，趁現在還有點時間，我必須到公司去看看還有沒有那套綠釉粉彩芙蝶的餐具，下個星期請客，不能再拿舊的那套出來，雖然，那套蘭花草米通青瓷極雅淡，但是有一隻湯碗不小心打碎了，配來配去，只找到一隻次貨，碗底並不是端端正正的景德鎮，卻是個阮玉，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一套墨綠色的粉彩芙蝶餐具應該適合春天，可以配那幅繡粉荷花的餐桌布，還有那套新的象牙筷子，要是露台上紫的白的玫瑰紅的紫羅蘭都開了花，才美麗哩。

從動植物公園下來，我想起我可以去買一隻碗，於是我到附近的地方去看看，雜貨店裏應該有，隨便一隻粗碗就行。我本來有一隻碗，用了許多年，那碗又厚又重，樣子很笨，但卻亂碰亂撞也沒打破。那一次，經過一個小地攤，不知如何忽然買了一條金魚，提着塑膠袋口的橡皮筋走回家，一時間找不到有什麼玻璃缸這類器皿，就把金魚放在了飯碗裏。我不會養金魚，給牠吃了很多蟲，不久，金魚就反轉了，飯碗裏浮着那條翻白肚皮的金魚，還有一羣沒給魚吃掉的小蟲在到處闖。我把金魚扔掉，不敢再用那碗盛飯，因為我會一邊吃飯一邊想起那條翻白肚皮的金魚。我甚至也沒有在那碗裏栽上一棵仙人掌什麼的植物，我把碗也扔掉了，這就是我所以想要買一隻碗的原因。當我去買碗的時候，我在街上遇見我中學時候的同學余美麗。

中學的那一羣同學，有一大半都下落不詳了。我只知道咪咪在聯合國當了個什麼文書，她不錯，懂五國語言。杜家姊妹一家全移民去了加拿大，韓仙子嫁了去夏威夷，陸敏最怕別人嚷頭痛，現在卻做了護士長。葉蓁蓁，我只知道她一直教書，她和班上另外的七個同學，一畢業就考進了師範，回母校領畢業文憑時，林真華還穿了全套師範的校服上台鞠躬哩，頭抬得老高，不過是師範罷了。聖誕節那次的晚宴上，大衛的同事柏德烈馮夫婦也在，瑪格烈馮正是葉蓁蓁那間小學的校長，她說

蓁蓁已經沒有教書了，又說據她所知，她也沒有再做別的工作。我們因此除了插花和鑽石、地產、股票外，又多了一點兒談說的話題，消磨了半個小時，就一直圍繞着婦解、社會責任和經濟形勢等等擺了一次龍門陣。我想：一個人如果不工作是會成為社會的寄生蟲的。現代的婦女是應該培養自己獨立經濟的能力的。一個人沒有一份月入超過五千元港幣薪酬的入息是沒有安全感的。既然進入師範受過專業的師資訓練而不把才能貢獻給社會是辜負了社會的培養以及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的。在一個通貨膨脹情況如此劇烈的社會中放棄一份不錯的職業是神智不健全的。不愛工作的人是懶惰的，是逃避責任的，是不愛社會、不愛人類、不合作、不合羣的，是自私的。

今天，我到動植物公園去看動植物。這個公園我以前來過許多次，總是覺得它又小又窄，但今天，我的感覺有點不同。我在園內停留了許多時光，我可以緩慢而仔細地觀看一根草一朵花、一頭鳥的彩羽。我很早就上公園去，天氣很晴，陽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太陽以它熾烈的針灸甦醒我冬眠過似的骨骼。我緩緩地在園內散步，看噴水池四周栽滿春日茂盛的花朵，玫瑰角落上有一連串奇異的名字：顏色盒子、和平、支加哥。猿猴的籠子裏有一羣鸚鵡，其中有一頭站在水管上，倒轉了身體把嘴接到水龍頭底下喝涓滴的流水。我在一本地理雜誌上看過一幅相類的圖片，原來每一頭鸚鵡都有這樣的本領。我以為是豹的「漂馬」原來是美洲虎，滿身都是斑點，兩頭虎都有一張四方臉，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有國字臉的老虎。陽光延續地照在草地上，上午與下午之間並沒有分界，我坐在公園椅上一面吃一個乾硬的麵包，一面看一本書，這一年內，我看了很多的書，比我以往許多年內看的要多，我想我是快樂的。四周的樹都有它們自己的名字，有一片樹葉落在我的頭上，我從它的模樣尋找到它的母親，伊的名字是七星楓，伊使我抬起頭來，向高處看，向遠處看。我仰望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

（選自西西《西西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6月版。）